別 拾補

史通卷之十九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爲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爲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

別 後

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摽首下列曼蒲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不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著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其公皆以春秋爲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班書爲志本以漢爲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他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爲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

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爲永例理亦可容在諸
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
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
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
爲聚鷸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
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
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

注音晏宴二字拾補

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
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
無準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
喪而燕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
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
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
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
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
副徵驗也

有喜字拾補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汝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後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後則將以力弊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汝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

有已字 有始字拾補

終拾補

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又此科言大雪與雹繼言隕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挐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天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檢斯

終 已始

又拾補

有其字拾補

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二年。續復云元鼎三年按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復云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已不當言重其事也此所謂摽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搉前世全遠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答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胷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按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禍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爲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已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豈得謂人之情僞盡知之矣

者乎此所謂商搉前世全違故實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大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一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郈按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郈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災眚歲月既遥而方聞感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爲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公讎復娶齊女未成

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有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以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亦謂七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辭終以宋師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眚而

三說競與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王者也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無氷尋其解春秋之無氷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無氷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之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方偏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戲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氷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亦有自已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

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成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踈闊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歲者九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前殿者王莽始爲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

有人字 有大字 登補拾

有於字 拾補

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爲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讜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姙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墮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恒數前後有定準至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猶物有期運已定非誅剪所平即王氏受命

之應也又案班志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槩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鵶退蜚於宋都龍交鬬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一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于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搆異聞輔申他說以茲後學凌彼先賢蓋

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今諺云弟與兄爭嫂字以其名鄙故稍文飾之而班志尚素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淺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而自任胷懷也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綱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曰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退飛是也案舊史稱

有劉字 拾補

惟 拾補

有此字 拾補

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爲害祿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敘羣妖述雨螯爲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鸇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左傳云宋人逐獪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他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他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二事以爲犬馬之禍此二事是班生自釋非引諸儒所言按左氏所載斯流寔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鬬雞而傅芥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雁鄭殺萌於解鼃郯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殺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按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

忘本徇末遂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一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按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誡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食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爲禍桃李冬花多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載春秋時日食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食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和三年綏和四年皆地震隕石凡四十總不言其應又皇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和平二年楚国雨雹大如斧斐

烏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昭成二年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兵弩擊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棗實皆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强生異義如蜮之爲惑糜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崩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

比事一作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

漢書五行志雜駁第十一春秋時事違誤最多總十五條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爲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按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爲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爲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

若是也其一條

春秋成公元年無氷班氏以爲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按今春秋經札子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無氷凡有三載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按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愧叔時愧一作譏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按陳前後爲楚所滅者三

有又字拾補

始宣十一年爲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爲楚靈王所滅後衰十七年爲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次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主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其二條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以爲後楚嚴始稱王兼地千里按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荆尸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爲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

歷嚴閔釐文宣釐即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已應之者乎非喜敘事有違亦自占候失中者矣其三條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立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按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世寔懸殊言何倒錯其四條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是時莒滅杞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爲城杞滅

耳 拾補

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爲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存云云 其五條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晉滅江按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隣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其六條

左氏傳會襄公時宋有生女于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座

座 拾補

而殺之 事在襄二十六年 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 事在成十五年 華合比奔衛 事在昭六年 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按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蹟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叅諸棄隄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其七條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

有前字 拾補

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氷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衰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爲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他說多肆侈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安也其八條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屍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其九條

又州滿既死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滿誤也當爲州滿事具王部讀書志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才逐七人者皆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已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

挫楚威行夷夏覇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弑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其十條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按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氛祲所指共相感應何太疎闊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云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勑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

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纂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其十一條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按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三孫本所不預況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爲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無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其十二條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强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按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强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爲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唐謂當要衝殊爲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其十三條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

宿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按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日食復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食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食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其十四條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爲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按楚縣中國以爲邑者多矣如邑有疑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爲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其十五條

有乎裨竈之說五字拾補

有者字拾補

史通卷之十九

儒士唐光貽校

無人字 拾補

史通卷之二十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外篇

暗惑第二十二 總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眞僞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夫髮經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僞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

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其一條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奢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竄引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厄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爲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按太史公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之雅邪 其二條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爲楚相楚王以霸疾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窳隆異拳修短殊姿皆禀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傚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訛容或亂眞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昔陳隼既亡累年而活秦諜從縊六日而蘇致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怪況叔敖之沒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爲者哉其三條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按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刋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摽冠云其四條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沒有若狀似孔

師 拾補　有年字 拾補　子 拾補

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長無子毋爲取家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哩然無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師商可方回賜非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摧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有無偕於十哲逮尼父既沒方取爲師以不荅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

仇 拾補

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其五條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怨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

酒封雍齒爲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按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仇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羣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其六條

有日字拾補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

難曰按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其七條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至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遣信止於野亭須期

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桉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也前驅竟野（竟一作蔽）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旄填咽彼草萊稚子齠齔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騶駕凌襜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羣官率彼吏人顒然佇候無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慰恤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常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爲民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他方蓋亦事同大夏訪諸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其入條）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何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云）

難曰昔孟陽臥牀詐稱齊后紀信乘蘇矯號漢王

無人字（拾補）

坐（拾補）

或主講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爲況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讕言諸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故特申掎摭辨其疑誤者焉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其九條

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鴦侍講殿尾皆飛云云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怕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慚項籍況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使檐尾皆飛有踰武安鳴鼓且尾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巋然無害也其十條

巋一作恬無也字補拾

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粮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如張湛爲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爲廣州貨犬待客並其類也必以多爲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緼口甘麄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然繆矣哉其十一條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蒸豚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惟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以苴絰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

之有也況嗣宗當聖善將沒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相之音在行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觴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觔肉內寬醉飽自支。一作得則肌膚外博況乎溺情狍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修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其十二條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干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爲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

以拾補

無年字 拾補

於建安中已垂耳順更加六十載至晉太始五年
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
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爲徐州別駕止
可年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
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
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別駕在建安後
則徐州淸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
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其十二條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
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

鉛 拾補

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
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
抵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
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詮擇或傳諸繆
說即從編次用使眞僞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
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
爲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
爲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愼
諸 其十四條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毋媼預政凡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一爲中允四載不遷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因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爲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躭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暮中朝江左王陸于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刋其雜記休文所缺蒼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賾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

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籍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合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齧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縉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

不該一作匪詳

實錄 拾補 紀實一作實錄

詔字從文粹及厚齋語改正

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切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

令一作意

紀 拾補

傳 拾補

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互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其表其篇付之此職其傳其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逃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

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詆羣公屢
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抑又有
所未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其
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
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闕勒令專知下
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
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並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
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
其所長以僕鎗鎗佼佼故推爲首最就如斯理亦
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
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姦臣遂使官
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
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
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
而驅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
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
端揆望重台衡飛沉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曾
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搢紳縻我以好爵
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爲日已久石渠掃第思

子爲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爲蜀王寺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予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支惟

以守愚自得寧以克詘攖心但今者黽勉從事孿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況僕未能免俗能不蔕芥於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慚無以酬荅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

子爲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
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尚書
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
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
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
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
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
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
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
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支惟

以守愚自得寧以克詘攖心但今者黽勉從事孿
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
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
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況僕
未能免俗能不蔕芥於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
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
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
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
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慚無以酬荅
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

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儒士姚士念校

嘉慶甲子七月初三日重閱　廣圻記

史通卷之二十終　九月二十七日讀完

題蜀本史通後

深

在史館日嘗於同年崔君子鐘家獲見史通寫本訛誤當時苦於難讀也年力既往善本未忘嘉靖甲午之歲叅政江藩時同鄉王君舜典以左轄遷自川蜀惠之剞本讀而終篇已乃采

為會要頗亦恨蜀本之未盡善也明年乙未承乏西來得因舊刻校之補殘刊繆凡若干言乃又訂其錯簡還其缺文於是史通始可讀云昔人多稱知幾有史才考之益信兼以性資耿介尤稱厥司顧其是非任情往往

捃摭賢聖是其短也至於評隲文體憎薄牽排亦可謂當矣善讀者節取焉可也前史官陸深書于布政司之忠愛堂

凡校勘粗畢譌舛尚多惜無別本可參對也方俟君子昔人以思誤書爲一適斯言殆

未可廢也故宜如右廿又四

日深再題

甲戌十二月歸自臨沂整比家中舊書因拈此帙以消殘臘梅張氏謂曾得宋代刻本乃詭外而特點勘何歟為即其頭著者嶧黃數處疑者則仍闕焉此八月時書於貞未居

觀玉海中所引史通亦有詭字脫文乃知此書自宋時即勘善本或不至若此甚耳甲申除夕重閱盡此卷因而識之時在八貝勒邸中焯

已丑重陽後錢塘假借得原本因錄其評語其在行側者餘之閱下議論亦多英快處小學甚極秘重之僅季滄葦侍御一人嘗通假示此書與之校讀以為牧翁初入史館時所閱故關中有唐鈔錢評評頭之樣亦為此本再焯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陸文裕公刻蜀本史通其補注曰習曲筆鑒識四篇殘脫疑誤不可復讀文裕題其篇末而無從是西峯世架覩全書者即此本也予向收得別本是萬曆時長洲張鼎思據此重刻者錢曰時人孫潛夫用葉石君校定本對讀者亦既於脫簡處一一補錄完好矣錯誤處仍皆按正洵善本也曰照陰一過黃蕘圃蓄沈寶研家本未知相較蕘何他日借勘之洵蕘居士記時寓吳為州

吳為寓館了無一書可檢向所嶧黃多是何義門諸氏所已有當推還之獨存其新知耳然於此頗

自喜其暗合古人處九月至閱記於城南草堂

沈寶研家本係其所臨馮已蒼評何義門校也借

勘一過訖九月十四日向晨記

盧氏羣書拾補引宋本附桑世許條於此又續桑氏千條甲子七月朔

日至閱訖書

己酉歲在奉天見正閣鄧君案頭有顧千里手校

史通亟思傳錄正閣謂更有何義門校本尤為

精好當以互勘而書在吉林不能即致回訂并日

借校之約忽忽逾踰三年今年夏正閣來津將

踐宿諾遂傳半丈沅灿收得宗室伯希祭酒

盛昱鬱華閣遺書數十種中亦有義門手校

史通一部以示正閣正閣素能識別何氏書濃

謂自藏是真迹而傳丈所收者贋本亂真越

日余訪正閣一見即大呼曰吾過矣蓋以傳本與

自藏互勘則真者在傳丈而亂真者轉在正

閣回示予以真贋之別不獨書法美好有間且

傳本第七卷後有義門康熙丙戌癸巳題識二列

及頌千里一跋為所鄧本所無也余於是求依

于傳丈並借正閣兩本參互勘之去年收得此

張之象刻何校底本亦是張刻頗喜臨校甚

便及細審乃知時有差謬蓋此經翻刻或重
脩者爰先以朱筆照何本一一改正何校用朱
筆仍以朱筆臨之黃筆者正閣所藏臨本
於何校外補校者也綠筆者潤賞校及所采
羣書拾補也此刻多拾補合者又以藍筆於
本字旁圍識之潤賞所采拾補五百二十條何校
合者一百八十九條此刻合者二百七十四條臨本
補校出十九與拾補相合予校此書費時十八日
周而復始者五於六七凡諸本皆黃一筆不遺
庶幾毫髮無憾正定可傳嘉此書先後經二
何臨本第五卷母習下 義門改 邑里 盧碩敷先生辛苦校讐
引小山校語一條
歷百有餘年乃得余小子之手為之參綜薈萃
豈偶然哉然非傳丈鄧君蒐羅之勤未由遇
合後劉氏論功請賞別彼四先生在上行傳
丈鄧君次坐而余小子亦當得侍末席霑
餘瀝也　壬子八月七日校畢入秋暑極未減昨宵
風雨彩涼作生吳蕙培記

義門所錄馮評皆先寫錢評後改作馮詳其
自跋傳本每條改字之迹了然可驗鄧本別

竟寫作馮此亦鄧本在後倩陸之一明证也余
陸校而不録評余校書之例如此恐後之人读
何跋而改疑特坿識之越二日慈培